

半称心

孙道荣

萧山南部有个很独特的习俗,每年的农历六七月份,要过一个半年节。

此时年中,梅雨刚过,油菜小麦收割不久,旱田里的花生刚刚开花,水田的稻子已经抽穗,墙上的镰刀,还沉浸在麦香中,等待着又一场收割季的到来。这是一年中,春收和夏收,两个收获季之间的短暂歇息。

农人们放下了铁锹和锄头,像过年一样,筹备着半年节。外出打工的人,也会赶回乡,与家人一起过半年。农历的年底过新年,农历的六月底,过新半年。这个新字,是我加上的,上半年过去了,是旧的,即将到来的下半年是新的,可不是新半年吗?

我有幸受邀体验过一个半年。邀请我们的,是当地的一位副刊作者。白天他是个农民,弯腰在田里种庄稼,到了晚上,他是个写作爱好者,伏案耕耘文字。当地有很多人办厂,做生意,生活富裕,而他还只能自给自足,但他很满足于自己的状态。他觉得种田满足了他的日常生活,看书写文章,则愉悦了他的身心。他的一半是尚可温饱的世俗生活,另一半则是充盈的精神世界,还有什么不称心、不满足的呢?

我们的话题,就从这个“半”字打开。年过到一半,去年秋冬种下的庄稼,已经收割,归仓;春天播下的种子,业已开花、抽穗、灌浆,待以时日,就可以挥镰收割。他说,前有已经收割之果,后有遍地待结之实,不正是“一年当中,最好的辰光吗?四五月份,既要春收,也要春播,忙碌得很,再过一两个月,到了伏暑,也是既要夏收,又要夏播,以前叫“双抢”,抢收抢种,同样是忙得脚不沾地。唯有这年中的几日,有几天难得的闲日,可以放松自己,可以无愧地回望过去的上半年,也可以满怀期待地展望未来的下半年。

半这个字,很有趣味,什么事情,到了一半,就既没有了初始的忙乱、不安与焦虑,也还没有临了的张皇、无奈和失落。半是最好的状态。半是你已经走了一半的路,半是你做了一半的事,半是你吃了一半的饭,半是花苞刚刚打开……已经走到半路了,你还会害怕剩下的路吗?事已经成功了一半了,你怎么好意思半途而废?吃到半饱,肚子有东西垫底了,不饿了,也不用那么狼吞虎咽了,正可以慢慢咀嚼,细细品味。半开的花,既含苞待放之韵,也不失盛开之艳,又没有即将凋零之殇,岂不是一朵花最好的姿态?

半是什么?半是已经开始,到了半途,半因而不是一个空想家,臆想家,只停在原地做梦,它是个实实在在的行者。半是满怀了希望的,还有一半的路,等着它去走;还有一半的风景,等着它去发现,还有丰硕的果实,在另一半等着它去浇灌和采摘。半也是虚怀若谷的,它不会因为事已过半,就骄傲自满,也不会因为事才过半,而放弃放纵。半是在路上,正在路上,一旦你停止了,那就不叫“半”,而是废止;半是继续在路上,永远在路上,后面是它已经走过的路,前面是它即将踏上的路。

这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对话,在年中之际,我们有幸在萧山南片的一个小山村,过了一个特殊的半年节,并深切体会到了“半”的生命哲学,“半”的人生况味。朋友顾环大家说,我们多已到中年,为什么说中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?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刚刚过半,我们已经体验了童年的天真,少年的懵懂,青年的绚烂,已经或即将迎来人生的巅峰,以及无法逃避的迟暮之年。说到这里,朋友忽然抛出一个问题:你称心吗?

我们的生活,我们的人生,当然有过称心,有过如意,但也一定经历过诸多的不称心,不称意。每个人都一样。这方面你称心了,另一个人或一件事,你可能就不如意了。喜忧参半,苦乐不均,这是人生的常态。

朋友说,杭州灵隐寺有副楹联:“人生哪能多如意,万事只求半称心。”“半称心”,那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,人心最好的归宿啊。



威武之师 钢铁长城

陈毓龙 绘

老兵的传承

周晓华

原陆军34师侦察连有个老战友微信群,聚集了数十名苏浙皖豫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曾在该连服役的老兵。这要感谢1961年从上海入伍的老排长梁体清,是他最早发起同年入伍战友联谊活动,由此雪球般越滚越大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,原侦察连老战友每年相聚忆苦话今。今年年初,浙江义乌茂兴战友早签约旅行社,期待4月邀请战友欢聚。然而疫情蔓延,不得不按下暂停键。其间,各地老兵纷纷微信或电话关心问候,提振了上海战友抗疫信心。“足不出口”的老梁翻阅相册,睹物思人,在群内晒出50年前侦察连百多人“迎新送老”合影,提出“疫情后再聚”的建议,引发大伙热烈响应。

其实群内都曾为侦察连的老兵新兵。当年,凡刚分到侦察连的都被老兵称为“新兵蛋子”。而老兵如同上海闲话的“老法师”,确有“两把刷子”。“文革”期间,一次在市委礼堂执勤的侦察连10位老兵霸气出手,成功制止造反派数百人暴力冲击老干部的行为,威名大震。目前仍健在的老梁、老申、老陶

和老吴,1964年曾随侦察连“尖子班”代表原南京军区参加全军侦察分队“大比武”,荣获最高奖项优胜奖,受到叶剑英元帅、罗瑞卿、许世友、李德生等将军的亲切接见和鼓励,他们是“硬碰硬”的老侦察兵。这个“老”字,不仅表示军龄长,更指身怀真功夫。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。每年岁末“迎新送老”后,留下成为骨干的老兵接续对新兵“传帮带”,使人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得以代代传承、发扬光大。

51年前,刚跨出中学校门的我满怀激情成为侦察连新兵排一员,与来自浙江、山东等地的新兵,每天由老兵班长带领着,除了进行步兵队列、体能、战术训练外,还着重训练侦察兵擒拿格斗和俘虏技能。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,“眼睛一睁,练到熄灯”。半夜睡梦中也会被紧急集合哨声惊醒,几分钟穿军装打背包,野外跑上几公里。稚嫩在磨练中渐渐褪去。

在我的记忆里,老兵传承有时就是“唠叨”。比如最让新兵期待的打靶训练,老兵会不厌其烦

周慧珺是当代名扬天下的书法大家,她那散发着时代气息的毛笔书法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书法之一。可人们对她的硬笔书法却知之甚少,因为她极少以硬笔字示人。然而,笔者却有幸获得周先生的一份硬笔字,深感欣慰。那是1994年秋,她与赵冷月、周志高等书法家参观我的师生书法展后,周兴用水笔写下的留言,可谓“无意乃佳”的精品。

周慧珺的硬笔书法

王思科

都说,女子书法细腻、温婉、娟秀。然而,周先生的字却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,这些特点她一样也不沾,不论是软笔书法,还是硬笔书法,展现的都是刚阳雄健的气象,完全没有女性常有的浮艳和柔媚。若光看她的字,你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位长期患病的柔弱女子所为,它“欺骗”了所有人的眼光。周先生的软硬笔字一脉相承,一个面目,洒落自在,峻峭劲利,明快豪放,有一种振迅直下、风樯阵马的气势和无坚不摧的力量。

毋庸讳言,周先生的这种独特风格和审美取向是有深厚渊源的。沈鹏曾说,“真正的艺术要善于从历史坐标上找到自己的那个支点。”周先生的支点在哪里呢?从她的笔风墨雨中,我们不难发现是脱胎于宋代大家米芾和魏碑。在这个基础上,又博采众长,兼收并蓄,并融入自己的灵性所致。周先生不喜平稳、端庄、匀称的路子,喜倚侧、险绝、跌宕、峻峭的格调。她的硬笔字几乎是软笔的翻版,同样散发着米帖和魏碑的气味——左倾,但斜而不倒;险绝,但奇而不怪;刚劲,但硬而不板;流便,但不减骨力;洗练,但不失法度;放逸,但不狂野。

为探讨书理,我曾多次登门请益。记得第一次是1986年夏,在天平路的一幢老工房的底层,卧室兼书房,她正坐在南窗下写字。见我来了,她礼貌地站起来相迎。招呼我坐定后,她才坐下。她有一种典型的儒雅气息,从容淡定,谦和

温婉。语调不轻不重,不疾不徐。她说,写好字离不开传统母乳的滋养,父亲的收藏为她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她绝对信仰“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”。她说她原本学医,立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。然而事与愿违,因病从医学院退学。从此把自己关在家里,与古帖为伴,与古人对话,倾心琢磨,如痴如醉,在漫长的书法苦旅中上下求索,她跨进了另一个世界,让枯燥的生活出现了亮色,让孱弱的生命充满了刚毅。终于她用一生的虔诚向世人交出了另一份出色的答卷。真可谓应了中国的那句“祸兮福所倚”的老话。

周先生的字源于碑帖融合。她说,临古人墨迹可得笔法得灵气;学碑可得风骨得古韵。她还说,平时练习亦可用钢笔抄写古帖,一则可以提高硬笔字的书写能力,二则可以辅助尽快地掌握字的间架结构。谈及架构,她认为一定要辩证处理,要不平衡中求平衡,不匀称中求匀称。要错落、纵敛、收放,极尽变化,不能机械重复,否则就会失去艺术属性。她强调,好书法一定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,书法毕竟是给人看的,所以在表现形式上一定要雅俗共赏,不能离开真善美的格调,要发乎情,止于理,走出一条为大众接受认可的新古典主义的路子。

她的硬笔字的线条非常精华合度,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。一般行草的转折,为了流畅,多用圆笔,但周先生却独辟蹊径,使用方笔。她的起笔处很少见斜落虚尖,这显然得益于魏碑的起笔。在她的字中常会出现长戈大戟的线条,这也许是她不屈精神的映照。

此外,书写中,她不喜工巧、伪饰,喜参差疏密地自然挥洒,从而凸显了迥异天成、气畅神融、寓奇于正、卓然独立的大美之境。



边看边聊



七夕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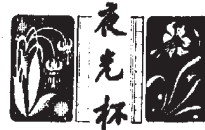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耳边唠嗑:靶场即战场,瞄靶如绣花,三点(准星、缺口、靶子)成一线,丝毫不能差,“差之毫厘,失之千里”。反正必须不折不扣地练。正逢寒冬腊月,我趴在冰冷的射击台上,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瞄准百米远的胸环靶,一次次体验老兵口传秘诀“有知觉,不知不觉得”的击发过程。手脚麻木了,起身活动片刻,趴下再练。实弹打靶那天,新兵们跃跃欲试,不甘落后。我上射击台后,放平心态,默念“秘诀”,结果5发子弹打出46环优秀成绩,得到老兵点头肯定。

老兵传承有时是“放手”。新兵集训毕,我分到班里。“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”。盛夏酷暑是游泳训练大好时机。老兵在水库

深处每隔六七米插入竹竿,再用麻绳绑住竹竿连成圆圈。每次下水后,大家需围绕竹竿绳索蛙泳游上两小时,累了就拽住麻绳歇会再游。游过泳池的我是新兵中的“旱鸭子”,由万米蛙泳好手的老兵带教,在岸上和浅水处一遍遍练习划水、换气、蹬腿动作。几天后,我被老兵单手托住下巴游向深水区。游着游着,老兵突然放手,毫无防备的我一下没入水中,连呛几口水。“注意动作!”老兵喊道。我迅速调整呼吸和动作,人不再下沉,也可以大胆绕着竹竿游了。由于烈日暴晒,我皮肤发炎起泡,火辣辣地疼,想到“平时多流汗,战时少流血”,于是咬牙坚持,不久就甩掉了“旱鸭子”的帽子。

一个秋夜,我所在三排进行孤胆训练。全排紧急集合后拉出营房,向西急行几千米,又登上两百多米的洞山顶。休息片刻,班长点名后要求单人返回营房。这时我大脑一片空白,来时稀里糊涂光顾跟着走了。战友一个个消失在夜色中。轮到我出发时,急中生智,返程路线已理清。借助月光,我在荆棘中穿行,小腿被划出道口子。打算走捷径斜插下坡,却“欲速不达”,不知不觉走到悬崖处,黑咕隆咚的只得折返,寻着羊肠小道顺利抵达山下,再穿过荒野坟场,有惊无险地返回了驻地。其实途中已发现有老兵悄悄跟在后面,翌日班长点评也证实,甚为感动。

光阴荏苒,经历过激情燃烧岁月的新老侦察兵,如今虽两鬓斑白不再年轻,但军营凝结的战友情谊隽永绵长。



夜光杯

浮萍

钱坤忠

在人们的世俗眼中,浮萍是一种不起眼的水草。身不由己,随波逐流。辗转彷徨,落寞成殇。早已习惯把浮萍看作四处漂泊,无依无靠事物的代名词。白居易曾言:“淼茫积水非吾土,漂泊浮萍自我身。”

浮萍生长在池塘里,小河边,沟渠中,引不起人们的注意,也无人赞美。没有桃花妖艳,也没有荷花清甜,更没有牡丹雍容,但却营造了一个无穷无尽的绿色天地,水面是它展示自己生命力的舞台。

我站在阳台上,时而凝望着玻璃缸内的暗绿色的浮萍,在阳光照耀下,如同宝石一般晶莹剔透。浮萍半身浮面,半身水埋。笑对风吹,苦迎浪卷。无争无恐,美丽恬淡。在水面静静地守望阴晴圆缺,潮起潮落。

我的橱柜裤架上留存了一条十多年前的豹纹图样喇叭裤,因裤料挺刮,图案好看,一直闲置着不忍丢弃。喇叭裤经过几多潮起潮落的流行浪波,而今又悄无声息进入我们视线,不过它是改良的微喇叭裤。

记得我拥有第一条喇叭裤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。当时,母亲的徒弟从香港淘来了几条喇叭裤,送我和弟弟各一条。我的是一条藏青色的大喇叭裤,收腰紧臀,裤腿奇长,很适合我的大长腿,而那夸张得像大扫把似的裤管,每迈一步都很弹眼落睛,特招摇。当时我考入上师大成人大学,正是改革开放初期,不仅兴盛喇叭裤,还流行交谊舞和迪斯科。周末时光,放下紧张学业,大个子男生拎了四喇叭耳机,我这个文艺积极分子,穿上时髦的大喇叭裤,和同学们一起蜂拥着去那大教室学跳交谊舞。高敞教室里,一群文艺潮男靓女,在邓

丽君甜美柔情歌声里“嘤嘤嘤,嘤嘤嘤”,欢乐浪潮一波高过一波。

追溯喇叭裤的起源,据说是当时西方水手的发明。他们在甲板上工作,因海水易溅进靴筒,就改变了裤脚形状,用宽大裤脚盖

喇叭裤的“时尚轮回”

吴毓

住靴筒,以免水溅入。1968年有法国服装设计师,参照这种英国海军军裤式样,设计出了裤腰和臀部很瘦,裤管下半部分呈喇叭形形状的裤子,称之为喇叭裤。后来因“猫王”普雷斯利多次在演出时将喇叭裤作为演出服,喇叭裤又被推向了时尚巅峰,随之传到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。美丽的栗原小卷在《望乡》里身着白色喇叭裤,港台影片中秦祥林也总穿着大喇叭裤,让当时都市青年趋之若

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喇叭裤在国内流行,而爱追潮流

的我也恰好蹭上流行大潮。那时,一条喇叭裤,若再配上大波浪卷发和大蛤蟆镜,回头率绝对百分百。喇叭裤所向披靡的时尚,也是当时年轻人对单调服饰的抗争和对自我追求的向往。

2008年,由网络兴起的国货回潮热让喇叭裤重又回到时尚前沿,我珍藏的那条豹纹喇叭裤也是那时的产物。所谓“时尚就是周而复始的无限循环”,今年,微型喇叭裤卷土重来,我挑选几番,终于入手了一条微喇九分牛仔裤,一改曾经大扫把似的大裤管,裤管正中开了条长开衩,并衬了蕾丝花边,既轻便时尚又不失雅致,十分心仪。

微喇叭裤流行潮印证:每次新潮流的涌现总会打破旧元素,更顺应人们的时尚品位,追求更高阶的“时尚轮回”。